

# 市委副书记撑腰 矿主自建武装护矿

1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浆水乡浆水村荣福煤矿。六年以来,这个煤矿一直成为中国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饱受诟病。

从国家安监系统的最高官员到湖南省最高官员,再到中国纪检系统最高官员,该煤矿屡遭高层关注,但奇怪的是,它一直顽强活着。原湖南省郴州市委副书记、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曾锦春落马以后,与这个煤矿相关的一些隐秘才被窥见。



郴州市委副书记曾锦春与煤矿矿主黄生福关系示意图 制图 李荣荣

## 行贿13万捡了个大便宜

荣福煤矿的真正主人是一个叫黄生福的人。在浆水乡民的描述中,黄身材矮小、脸尖,但胆子大。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帮一个叫彭北京的老板当装卸工,后来经营一家小煤矿,但运转困难。九十年代,黄相继投资了几个企业,但先后垮掉。2000年,在彭的帮助下,黄自己办起了煤矿。

作为浆水乡一个普通的乡民,黄被当地人熟识始于荣福煤矿的诞生。1960年,隶属广东省的梅田矿务局在宜章县开矿挖煤,梅田三矿为荣福煤矿的前身。

1999年底,由于煤矿开采殆尽,梅田矿务局陆续撤出宜章县。2000年1月27日,宜章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浆水乡政府联合发布三矿租赁承包招标公告,次日结束招租报名。

在公告次日,宜章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浆水乡人民政府与黄生福签署租赁经营合同书,黄以450万元及每年上交乡企业管理费23万元的代价,得到了三矿18年开采经营权。

据知情人介绍,当时包括设备、厂房及矿产等在内,三矿资产价值达几千万。而招标期间,有人比黄出更高的价钱进行竞标但未能如愿。

“招标公告在27日下午才贴出来,第二天就知道结果了。”黄生福的坚定反对者黄元勋告诉记者。

黄元勋是浆水村11组组长,多年来,坚持向上举报荣福煤矿官煤勾结,因此被人悬赏10万元买命,黄写下四封遗书舍命上访。

据黄元勋调查,黄生福能高效率地得到梅田三矿,是因为他给时任浆水乡党委书记的邓高元送了13万元的“好处费”。黄元勋将这一信息形成举报材料,很快,材料便放在了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案头。

不久,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介入调查。梅田三矿低价卖给黄生福的秘密被捅破,邓高元因接受黄生福贿赂13万元被判入狱,黄生福也被控制,另有多名涉案官员接受调查。

2000年5月8日,郴州市纪委就梅田三矿招租一事下发“郴纪函[2000]06号”文件明确指出,该招投标合同属无效合同,建议宜章县依法解除所订的租赁承包合同,重新进行租赁承包招标。

接近黄生福的人告诉记者,黄在被“控制”期间,抱怨不能看电视、不能打电话,24小时被办案人员轮流审讯,一打瞌睡就会被办案人员叫醒。一天,一位办案人员提醒

黄生福,“你有朋友认识曾书记吗?找一下关系经过他同意我们可以放你出去。”黄心领神会,并通过中间人给曾锦春送去100万元。很快,黄生福安然无恙回到家中。在一张举报黄生福的录音光盘中,帮助黄疏通曾锦春的中间人承认了这一事实。

据了解,在曾锦春的授意下,黄生福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宜章县国资局和浆水乡政府告上法庭。2000年8月8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进行调解,原来被认定无效的合同又变成了有效合同。

黄生福终于成功度过生命中最大一次危机后,获得了“能人”的称号,也与曾锦春成为铁杆兄弟。原先被认定不合法程序招标租赁的梅田三矿也被成功“漂白”,其正式更名为“荣福煤矿”。

## 成立“护矿队”强势扩张

2000年,由于原来的矿工无法得到有效安置,其要求国家赔偿及补发被拖欠的工资。他们不愿意离开被黄生福接管

的煤矿。黄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简单且有效——组织社会闲杂人员对矿工进行围攻殴打。20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称,黄生福“就是当地

一个黑恶势力的头目”,“曾锦春在矿区敛财,也需要黄生福这样的黑恶势力充当中间人和打手”,“曾锦春负责充当保护伞,黄生福负责在伞下收钱。”黄生福等人将荣福煤矿周边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员纠集起来,头戴钢盔,统一着装,成立了所谓的“护矿队”。

“护矿队曾经手持猎枪、火铳、钢刀,在矿区进行‘军事演习’,向老百姓示威。”浆水乡龙村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护矿队”的任务,不仅是保卫荣福煤矿,也包括争夺他人的矿产资源。彼时,暴力的阴影笼罩了宜章县的麻田、梅田、浆水等三个煤矿较多的乡镇。

据与“护矿队”打过交道的人士介绍,“护矿队”的人经常乘坐两辆面包车,每辆车上坐着十来个人,车上放着刀枪。

《中国煤炭报》称,“护矿队”专门对付荣福煤矿周边那些小煤窑,从小煤窑那里收取所谓的“资源费”,每吨30元。听话的煤矿老板可以长期采煤,不听话的煤矿老板轻则遭威逼恐吓,重则被暴力镇压强行赶走。

## 问题煤矿屡被曝光

梅田矿务局经营期间曾给当地造成了多起土地塌陷及破坏水源事件。作为补偿,广东省政府与宜章县政府签

订包干协议,拨出4200余万补偿款,由当地政府具体补偿到户。这几千万的补偿款称作农赔款,作为开矿受损重灾区,浆水乡亦在补偿之列。

据《南风窗》报道,荣福煤矿不但不能妥善处理农赔,反而挑拨浆水村10组和11组村民之间的矛盾,从而压低村民装卸劳务费价格,并随意克扣劳务费达70万元。

2002年7月14日下午3时许,该矿发生瓦斯突出事件,正在井下作业的4名矿工被深埋。事故发生后,矿方立即打发所有矿工回家,并威胁这些矿工不得将此矿难事件透露出去。

2001年6月30日,曾有专家评估小组对荣福煤矿提出整改建议,但专家的意见却被矿方置之罔闻。

2005年11月11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大发雷霆,地点就在荣福煤矿矿区。“你这个矿是怎么通过验收的?根本就整改嘛!糊弄谁呀?这是对矿工生命不负责任!验收无效!必须重新验收!”李怒斥。

李毅中的这一怒,把荣福煤矿和浆水村带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此时,人们亦发现,荣福煤矿一直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其非法生产已长达5年。

国家安监总局的批评对荣福煤矿没有影响,2006年初,荣福煤矿再次以一个丑陋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并遭到广泛指责。为了方便私下处理矿难,不被外界知晓矿难死者信息,该矿对所招收的矿工全部采用化名管理。

2006年2月14日,荣福煤矿瞒报了一起矿难。宜章县“2·14”事故专案调查组的结论认为,“煤矿瞒报事故属实”;但在2007年1月17日,该矿副矿长黄费建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坚称,“这是缓报。”

## 举报曾锦春成“英雄”

在与荣福煤矿的这场抗争中,黄元勋是惟一一个不畏

惧暴露实名的乡民。

黄元勋找到了荣福煤矿和曾锦春之间的权钱交换的证据——曾在该矿持有干股,一年入账数百万元,黄则得到曾全方位的支持和保护,遂将与两人有关的“黑幕”逐级向上举报。

2005年6月,宜章县公安局以散布谣言为由刑拘黄元勋15天。

获得荣福煤矿租赁权后,黄生福退居幕后,由于背后有曾锦春的关系,其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县城,取得数以千万计的银行贷款和大量土地。很快,黄被当地人称为宜章“首富”。

2006年,黄元勋将遗书寄给新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遗书事件也得到了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关注,批示要求湖南查处。

2006年9月19日,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组成的联合专案组,对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实施“双规”。而在10月,黄元勋获得宜章县公安局1400元的国家赔偿。

据接近黄生福的人士称,彼时,黄“惶惶不可终日”,“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黄生福决定向专案组自首,检举曾锦春的问题”,“曾锦春算个什么东西!”在去自首的当天,黄生福面对多人如此表示。

2006年12月17日晚,烟花在浆水村的夜空突然绽开,令乡民们侧目。一个消息传开了,“黄生福回来了,回到村住了!”12月21日,烟花再次彻夜点燃了浆水村的夜空,与三天前一样,这次烟花也是亲信为了庆祝黄的归来。

据接近专案组的人士透露,黄是以污点证人的身份被取保候审。乡民称,黄夸耀说自己举报曾锦春,帮助专案组固定了曾锦春一些受贿的证据,“是反腐功臣,是英雄”。

据了解,黄现在是郴州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

据《中国经济时报》

# 女保镖一顿拳脚打倒四个流氓

她们,用近乎贫苦的出身去守卫着本不属于自己的奢华,她们,能守卫住自己的忠诚信条,却守不住自己的青春与爱情——保镖,一个没有具体法律保护的阳刚职业,却在一群尚武的女人中显得柔情万千、酸涩无奈。

2007年,长春市天羽武术馆以“商务礼仪”的名义对外输送了两名女性保镖,而从最初接到客人的订单开始培训到女保镖“出关”执行任务,一个极具诱惑性的危险职业也逐渐走进了东北姑娘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体育学院女学员和退伍女兵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挣钱又不放弃武术的职业。

已开始执行任务的女保镖孙琳琳、赵欣,成了她们心目中的成功标尺。

## 保镖生涯无意间开启

23岁,对于一个普通的城市女孩来说,需要的是一个男人宽厚的肩膀来享受那种踏实的依靠,而对略显瘦小的孙琳琳来说,警觉地握紧拳头,用冷峻而又随意的目光注视着每个从自己“主人”身边走过的男人却是她的工作。只有当孙琳琳出拳后,那些鼻青脸肿的人才能在痛苦中知晓她的职业——保镖。

“有时还要让那些男人不寒而栗。”长途电话的另一端,孙琳琳说,与所有男保镖一样,她出手快、准、狠,执行任

务的首要信条是忠诚。

2006年11月,曾获得过全国大学生散打冠军的孙琳琳回到家乡长春,希望能够在武馆找到一份兼职教练的工作,正是这个简单的想法无意间开启了她的保镖生涯。

## 为了钱,决定当保镖

长春市天羽武术馆总经理刑天柱1981年参军,特种兵出身的他曾在军队散打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退伍后我曾在南方做过保镖,那时就有了成立保镖公司的想法。”2005年,他开办了天羽武馆。

刑天柱说,提供的男保镖很多,但女保镖在东北却还是第一次有人要,而这个要人的老板来武馆第一眼就相中了孙琳琳。

“出腿利索,爆发力特别好。”刑天柱也从老板信任的目光中看出了门道,关键就看孙琳琳想不想去了。

“当时我也是犹豫了很长时间,但一想到每个月给的钱比现在多多了,还能见见世面,挺刺激的,就决定去了。”孙琳琳决定和这个长春老板一道去云南大理,她的任务是保护老板的妻子和女儿。

## 打倒4个流氓让老板刮目

与男保镖西装革履戴墨镜不同,孙琳琳说,女保镖的穿戴要随意一些,轻易不能被别人发现,与雇主在一起更像是



女保镖与男保镖在进行武术训练

一对姐妹在逛街。“一旦出事了,手上可就得很痛了。”孙琳琳在电话里笑着说,打倒三四个不会拳脚的彪形大汉不成问题,老板妻子也是长春人,交流起来很方便,从没拿自己当外人。

“跟随老板两个多月了,没什么大事,要说惊险,也就是在云南一家酒店里打4个流氓吧。”孙琳琳说,今年1月的一天,她陪同老板妻子到一家特色酒店吃饭,因为老板妻子容貌俏丽,引来邻桌一群人

的骚扰。“最开始还没吭声,老板说我们都是外地人尽量不惹事。”孙琳琳说,老板从未见过她的身手还是有些担心。

不料那帮家伙竟上前动手动脚,孙琳琳这时飞起一脚踢中了一人的命根,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四五个人围了上来。赤手空拳的孙琳琳冲拳弹腿,“战场”几乎波及了大半个餐厅,最后几个流氓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后来他们问我是干啥的,我就两个字:保镖!”回家后,老板对她大加赞赏,还打电话到武馆把那天柱称赞了一番,说武馆出来的都是好样的。

## 守不住爱情果实

不久前,刚到云南3个月的孙琳琳接到了男朋友提出分手的电话,理由很简单:“不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在外面过这样的生活。”孙琳琳没说什么,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干这一行就等于没了饭碗。“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就练武术,现在别的都没这手头上的功夫精,我自己又特别喜欢这行。”现实生活终究没有让她的初恋结出真正的爱情之果。

现在的孙琳琳每天都要陪同老板往返于各个省市,恋爱,对她来说也像她飞来飞去的生活一样,飘在空中。

## 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千块

相对于保镖职业的危险

性,2000元-5000元的薪水显得微不足道。“平时是没什么事,一旦出事都是要命的事。”23岁的陆小萌一边压腿一边说,这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的职业。

但相对于每个人的家庭情况,这些薪水却有着足够的诱惑力。陆小萌说,虽然自己也得过国内一些赛事的散打冠军,但习武的人就业出路相对要窄,想拿5000元的工资除非到大学教课或者到很好的武馆做高级教练,但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不愿意改行把这身功夫荒废了。”陆小萌说,她从小就酷爱武术,就是走上了保镖这个“寿命不长”的职业也丝毫不后悔。

“正常来说,一个保镖的职业寿命是30岁。”刑天柱说,然而,对于这些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们来说,职业寿命她们想得并不多,她们想得更多的是出去长长见识,用远比在东北高得多的工资养家糊口。

陆小萌在武馆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每天护送一老板女儿回家的零活儿。“每天护卫一次,一次50元钱。”对于还是上海体育学院学生的她来说,这笔收入无疑是巨大的。

(文中人物均为真实人物,应被采访者要求除刑天柱外均隐去了真实姓名) 据《东亚经贸新闻》